

孔孟在文艺方面的 反动言论辑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孔孟在文艺方面的
反动言论辑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北京

孔孟在文艺方面的反动言论辑录

(汇编本)

一九七四年六月

内部定价：0.29 元

编 印 说 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开展。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昂的战斗热情的鼓舞和激动下，我们试编了这本《孔孟在文艺方面的反动言论辑录》的小册子，供同志们批判时参考之用。

反动派为了在政治上搞复辟，就必然要在文艺上搞复古。复古是为复辟服务的。在孔丘、孟轲这两个搞复辟的老祖师那里，用复古来实现复辟这样一条反革命路线，表现得特别彰明显著。他们讲音乐，论诗歌，谈天说地，引“经”据“典”，根本的主张只是一条，即：凡属新的、进步的、人民的东西，以至它的萌芽，全都要不得，一概排斥，一概扼杀；凡属旧的、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的的东西，哪怕早已成了僵尸和垃圾，也统统奉为神明，顶礼膜拜。我国历史上的-切反动派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乞灵于反动的孔孟之道，妄图用“颂古非今”、“厚古薄今”、“借古讽今”来抗拒时代前进的洪流，反对革命。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正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和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把孔孟之道作为反革命复辟的思想武器，其结果也只能落得个彻底失败、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孔孟之道的中心是“克己复礼”，即复辟西周奴隶制。一切都围绕这个中心，并为此反革命目的服务。孔孟所谈论的诗

和乐，可以看作属于我们今天“文艺”这个概念的范畴之内，但孔孟嘴里所说的“文”和“艺”，一般却超出今人“文艺”这个概念的范畴。例如，孔丘说什么“君子博学于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所谓“文”，就包括了奴隶制传统的一切典章文献和礼仪制度的外在形式；又如，孔丘说什么“六艺于治一也”，所谓“艺”，指的是儒家编撰的六部主要书籍；有时“六艺”又是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项为奴隶主统治服务的技艺。本书在辑录时，没有拘泥于这种概念上的广狭，除主要辑录孔孟谈诗论乐的反动言论外，也收录了部分说“文”道“艺”的条目。因为就问题的实质说，文艺和文化，文艺观和政治观，本来不能截然分开，而在孔孟那里，更是连这些概念都往往混杂在一起的。

这个小册子选编得还不够完善，所作译文未必妥当，所作批注也不够充分和深刻。这需要我们不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在批林批孔的斗争实践中，在广大工农兵的帮助下，努力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才能使工作得到改善，有所前进。恳切地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料组

一九七四年三月

子贡〔问〕〔1〕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2〕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3〕其斯之谓
与〔4〕？”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5〕矣，告诸往而
知来者。”

——《论语·学而》

译 文

子贡问道：“〔一个上等人〕穷下来而不巴结奉承，富起来而不骄傲自大，〔这种态度〕怎么样？”孔子回答说：“也还可以。但不及无钱时在〔奴隶主的〕道德中自得其乐，有钱时热心搞〔奴隶主的〕礼制啊。”子贡说：“诗里说：‘就象刻骨角，要削了又磋；又象雕玉石，要琢了又磨。’那就是您说的意思吧？”孔子说：“赐啊，从今起可以同你谈论《诗经》了，我告诉过你一件事，你就能连类推知其他的事。”

批 注

〔1〕子贡〔问〕：子贡，姓端木（一作“木”），名赐，字子贡。孔丘的学生。〔问〕字及下文的〔道〕字，通行本无，据古本补，以〔 〕号示别。

〔2〕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子贡所谓“无谄”、

“无骄”，只是说一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无钱时不去巴结阔人，要保持“身份”、“面子”，有钱时不要骄傲放肆，免得招忌惹祸。孔丘认为这还很不够，而应该顽固坚持奴隶主的道德和礼制，无钱时“闭门修养”，安分守己，自得其乐，做驯服的奴才；有钱时大搞礼制，扩大反动影响。

〔3〕“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中的两句诗。上句说刻骨头、牛角的工艺，下句说雕玉石的工艺。子贡用来喻指孔丘的意思是好了还要好，就是说要从消极保护自己更进而积极为复辟奴隶制效忠卖命。

〔4〕与：同欤，疑问语气词。

〔5〕《诗》：又称《诗经》，儒家“五经”之一。是我国西周、东周时代诗歌的选集，相传经孔丘删过。

子曰：“《诗》三百^{〔1〕}，一言以蔽^{〔2〕}之，曰：‘思无邪^{〔3〕}。’”

——《论语·为政》

译 文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没有邪念。’”

批 注

〔1〕《诗》三百：《诗经》全书实有三百五篇，“三百”是举其整数。《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可见孔丘删《诗》的目的，是要利用《诗》为他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制造反动舆论。

〔2〕蔽：总括，概括。

〔3〕思无邪：《诗经·鲁颂·驹》末章的诗句。原意是要奴隶思想集中，专心牧马。孔丘借以概括《诗经》的主旨和功用，其意是要人们的思想感情不得越出奴隶主统制的规范。邪与正，不同的阶级有截然不同的内容。孔丘所谓的“邪”，就是一切不合于奴隶制旧秩序的思想感情。《诗经》有不少为奴隶主歌功颂德的庙堂诗歌，也有相当一部分民歌，其中就有仇恨大小奴隶主的反抗之声，这是孔丘所无法“删”干净的，于是孔孟及其门徒就肆意歪曲，硬把它解释为“无邪”。

孔子谓季氏^[1]，“八佾^[2]舞于庭，是^[3]可忍^[4]也，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

译 文

孔子评论季氏说：“他竟在庙庭用八佾舞蹈，这种非礼的越轨行为可以容忍的话，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呢！”

批 注

[1]季氏：鲁国的大夫，当时向新兴地主阶级转化的代表，打破奴隶制的老规矩，屡次越级使用天子专用的礼典，孔丘对此极为仇视。《韩诗外传·齐桓公》载：“季氏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彻。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2]八佾 (yì 亦)：佾，乐舞的行列。周代礼制规定：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按规定，季氏只能用四佾。孔丘把奴隶制的等级秩序，当作命根，视为万古不可变的神物，眼看大夫竟敢越过诸侯而用起周天子的乐舞，意味着奴隶制已分崩离析，内外交困，发展下去，整个奴隶主的统治就将完蛋，这使孔丘恨得要命，怕得要死。

〔3〕是：代词，这。指季氏舞八佾一事。

〔4〕忍：有“容忍”、“忍心”两种解释。译文从前说。如作“忍心”解，则显示出孔丘对新兴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充满恐惧。

三家〔1〕者以《雍》彻〔2〕。子曰：“‘相〔3〕维〔4〕辟公〔5〕，天子穆穆〔6〕’，奚取于三家之堂〔7〕？”

——《论语·八佾》

译 文

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家，〔祭祀宗庙完毕时，〕唱《雍》诗以撤除祭品。孔子说：“《雍》这篇诗上有这样的话：‘助祭的是诸侯，天子庄严安静地主祭。’这两句话的内容，有哪一点可以被三家的庙堂所取用呢？”

批 注

〔1〕三家：指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他们是新兴力量的代表。公元前562年，三家对鲁公室的土地进行瓜分，称“三分公室”；再过二十五年，又“四分公室”。

〔2〕以《雍》彻：《雍》是《诗经·周颂》里的一篇，

其内容是歌颂周王朝的。彻，指祭毕收去祭品。祭宗庙完毕时唱《雍》诗以撤除祭品，照奴隶主的老规矩，这样的礼典只有天子才能用。

〔3〕相 (xiàng 向)：助祭者。

〔4〕维：这里相当于“是”。

〔5〕辟公：诸侯。

〔6〕穆穆：庄严安静的样子。

〔7〕奚 (xī 西)：疑问词，何、哪。这条是孔丘对新鲜事物所加的肆意嘲笑和非难。他自认为这一下子可抓住了三家的弱点：你一个大夫，哪来的“诸侯”在旁“助祭”呢，岂非可笑？但，这个“可笑”的现象后面，有一个严肃的实质，就是周天子作为一个奴隶主总头子，已经威权扫地，名存实亡了；已经从一个真老虎、活老虎，变为纸老虎、死老虎了！难道抱住这两句过时的诗就能作为救命稻草？从本质上看，真正可笑的不是别人，而只能是抱残守缺如孔丘之流的顽固派。

子曰：“人〔1〕而不仁〔2〕，如礼〔3〕何？人而不仁，如乐〔4〕何？”〔5〕

——《论语·八佾》

译 文

孔子说：“身为统治者而不仁，又怎么能用得上礼仪呢？身为统治者而不仁，又怎么能用得上音乐呢？”

批 注

〔1〕人：这里专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民”相对。在孔丘的心目中，劳动人民根本谈不上什么“仁”和用什么“礼”“乐”。

〔2〕仁：孔丘反动思想的核心。其实质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亲密团结，防止分化，同时还要欺骗被统治的劳动人民，使之甘心受奴役；具体内容则有孝悌、忠恕、正名、德、智等许多方面。

〔3〕礼：礼仪。指周代礼制的形式方面。

〔4〕乐：音乐。指大小奴隶主祭祀祖先或朝会交往时与礼相辅而行的庙堂音乐。

〔5〕南宋的反动理学家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言虽欲用之，而礼乐不为之用也。”意思是：“仁”是“礼”“乐”的本质，丧失了“仁”，“礼”“乐”就不能为统治者所用了。孔丘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出发，认为“礼”和“乐”是凝固不变的，只能为奴隶主的“仁政”所专用。孔丘所谓“人而不仁”，就是指敢于破坏奴隶主

礼制，如鲁国的季孙氏等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子夏^[1]问曰：“‘巧笑倩^[2]兮^[3]，美目盼^[4]兮，素^[5]以为绚^[6]兮。’^[7]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8]？”子曰：“起^[9]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

译 文

子夏问：“‘脸上的笑容显得多美啊，黑白分明的眼珠转得多动人啊，纯白的底子正宜于华彩的装饰啊。’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先有了白色的底子，然后才好加彩色的绘画。”子夏说：“〔这样看来，〕是不是说礼的产生在仁之后呢？”孔子说：“启发我的是卜商啊！从今起可以同你谈论《诗经》了。”

批 注

[1]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丘的学生。

[2]倩（qiàn 歉）：美好的脸颊。

[3]兮（xī 西）：语助词，相当于“啊”。

[4]盼：眼珠黑白分明。

〔5〕素：本色的丝织物，白绸绢，古代绘画即以素为底本。

〔6〕绚（xuàn 炫）：彩色。

〔7〕“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句见《诗经·卫风·硕人》，“素以为绚兮”是散佚了的诗句。也可能这三句，出于同一首已经散佚了的诗。

〔8〕礼后乎：后于什么，原文省略未说。朱熹注说是“忠信”，根据孔学的其他思想表现，当是指“仁”。这里可以看出孔丘及其门徒为了粉饰自己的反动学说，怎样肆意歪曲诗意。他们几乎全不管原诗说的是什么，竟把这样三句形容贵族妇女美貌的诗，强行武断来说明什么“礼后”于“仁”的反动说教。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科学真理的死敌，它不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践的检验，只凭诡辩和臆造。

〔9〕起：启发。

子曰：“周监〔1〕于二代〔2〕，郁郁〔3〕乎文〔4〕哉！吾从周〔5〕。”

——《论语·八佾》

译 文

孔子说：“周代参照夏、商两代所制订的礼仪制度，真是丰富多彩呀；我完全遵从周礼。”

批 注

〔1〕监：视、察。这里是参照的意思。

〔2〕二代：指奴隶制社会的夏、商两朝。

〔3〕郁郁：丰富多彩的样子。

〔4〕文：指礼乐制度的表现形式。

〔5〕“吾从周”这一句话，可以明白看到孔丘复古主义的真正目的是要在政治上复辟西周奴隶制。虽然，他也高唱远古传说中的尧啊舜啊，似乎愈古愈好，古到洪荒未辟才更好，其实不过是故弄玄虚、蛊惑人心的自欺欺人之谈。

子曰：“《关雎》^{〔1〕}乐而不淫，哀而不伤^{〔2〕}。”

——《论语·八佾》

译 文

孔子说：“《关雎》这诗欢乐而不至于过分，哀思

而不至于伤心。”

批 注

〔1〕《关雎(阝居)》：《诗经·周南》的第一篇，客观地看是写奴隶主贵族男女的爱情和婚配，儒家却把它曲解为“后妃之德，宜配君子”的反动说教。

〔2〕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集注：“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过不过用什么做标准呢？关键仍然是“礼”。欢乐过了头就会越出“礼”的规定；哀思到了伤心的程度，就会对“礼”所代表的旧制度，引起不满和反抗。所以孔丘竭力提倡“不淫”、“不伤”，就是不许人们的爱憎稍有越出奴隶主礼制的规定。

子谓《韶》〔1〕，“尽美〔2〕矣，又尽善〔3〕也。”谓《武》〔4〕，“尽美矣，未尽善也。”〔5〕

——《论语·八佾》

译 文

孔子评论《韶》乐说：“美极了，而且〔内容〕完善极了。”评论《武》乐说：“美极了，但〔内容〕还不够完善。”

批 注

〔1〕《韶》：相传是虞舜时的乐曲，据说是表现舜接受尧的“禅让”取得帝位的内容。

〔2〕美：指声音动听。

〔3〕善：指思想内容妥善。

〔4〕《武》：相传是周武王时的乐曲，据说是表现武王伐纣取得帝位的内容。

〔5〕虞舜和周武王都是孔丘所推崇的“圣人”，然而孔丘面对奴隶暴动和诸侯兼并的剧烈斗争，出于害怕变革、反对革命的反动思想，在这两个偶像之间仍然有所轩轻。其意是周武王这样的“圣人”才在不得已时使用武力，只要一用武力就总比不用武力的和平“禅让”差一些了。

子曰：“质^{〔1〕}胜文^{〔2〕}则野，文胜质则史^{〔3〕}。文质彬彬^{〔4〕}，然后君子^{〔5〕}。”

——《论语·雍也》

译 文

孔子说：“质朴多于文采，就不免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又不免浮华。文采和质朴配合得正好，这才是个